

# 爱的教育

【意】亚米契斯著 李一明译

GUORE

COLLECTOR'S EDITIO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爱的教育

[意] 亚米契斯 著 王剑南 译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教育 / (意) 亚米契斯 (Amicis, E. D.) 著; 王剑南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02-2511-7

I. ①爱… II. ①亚… 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日记体小说-意大利-近代 IV. ①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643 号

## 爱的教育

---

作 者 [意] 亚米契斯

译 者 王剑南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5 × 1220 1/32

印 张 7

字 数 2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001	前 言
003	作者序：心
001	十 月
015	十一月
037	十二月
054	一 月
074	二 月
103	三 月
126	四 月
152	五 月
190	六 月
207	七 月
214	后 记

## 前言

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1846—1908)是意大利作家,出生在意大利里古拉州的一个小镇奥奈格里亚,小时候在库尼奥和都灵上学,后来考入莫德纳军事学校。毕业后参加了统一意大利的爱国战争,从战士升到军官。一八六六年参加了抗击奥地利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行军打仗中,亚米契斯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活,一八六八年他出版了以这次战争为题材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战地生活》。一八七〇年意大利完成了统一,亚米契斯退伍后从事教育工作,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教育事业的作品,像《一个教师的故事》(1890)和《学校与家庭之间》(1892)等;一八八六年他出版了《爱的教育》(又译作《心》),这部作品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亚米契斯还写过不少别具一格的游记,像《西班牙》(1872)、《荷兰》(1874)、《摩洛哥》(1876)、《伊斯坦布尔》(1878—1879)等,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各国的自然风光、文化艺术和乡土人情。

亚米契斯受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马志尼的影响很大,自称是马志尼的追随者。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亚米契斯认为教育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亚米契斯为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要把青少年培养成未来的公民。抱着这个目的,他在《爱的教育》这部作品中以一个小学生的名义,通过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很多小故事,亚米契斯将“爱的教育”融进这些故事,用以培养年轻一代的思想情操。

亚米契斯倡导的“爱的教育”,包括热爱学习、热爱劳动、热爱祖国、同情弱小、乐于助人、尊师爱生、体贴父母等人类美好的精神,在作品中通过一些小故事表现得亲切感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首先是因为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的熟悉,特别是对孩子心理入木三分的洞察,写来就自然生动,给人印象深刻。其次是由于作者拥有一颗孩子般纯真的“爱心”,使作品拥有一种纯美的情感。

《爱的教育》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鼓舞了无数青少年读者迎接命运的挑战、用爱心去创造美好的世界。亚米契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满怀爱心地写道:“亲爱的孩子们,现在就读这本书吧。我希望你们能从中感到愉悦,而且由此得益!”

亲爱的读者,现在开始吧!

编 者

## 作者序：心

——一个男学童的日记

本书专门献给那些九到十三岁之间的小学男生，书名可以叫做“一所意大利市立学校的一个四年级小学生所写的关于一个学年的故事”。我说是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写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写的就完全是印刷好的样子。他日复一日地在一个抄写簿上记录着，按照他所了解的方式，记下他在学校里和学校以外所看到的、感到的、想到的事情。到这一学年结束时，他父亲在笔记的基础上写下了这些纸页，注意不改变其中的思想，尽可能地保留儿子的原话。四年以后，身在高中的男孩重读了这些手稿，并添加了一些他自己的东西。这些唤起了他的依然新鲜的记忆，关于人的或关于事的。

亲爱的孩子们，现在就读这本书吧。我希望你们能从中感到愉悦，而且由此得益！

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

## 开学的第一天

星期一，十七日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在乡下度过的三个月假期像梦一样过去了。今天早上，妈妈带着我来到这所巴列迪学校<sup>①</sup>，让我进入了小学四年级。我心里想着乡下，不情愿地去了学校。

街上满是走来走去的男孩。两家书店里挤满了父亲和母亲们，他们在买书包、文件夹和作业本，学校前面聚集着许多人，校工和警察非常吃力地疏通着入口处。在靠近大门的地方，我感到自己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是我三年级时的一位男老师。他像往常一样神情愉快，一头红发乱蓬蓬的。他对我说：

“这么说我们要永远分开了，恩利科？”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这话仍然令我感到了难受。

我们艰难地挤了进去。太太们、先生们、普通女人们、工人们、官员们、修女们还有仆人们，所有人都是一只手领着男孩，另一只手拿着升级证书，挤满了接待室和楼梯，噼噼喳喳地讲着话，就好像走进了一间戏院。我很高兴又一次看到了一楼的大房间，房间的几扇门分别通向七个教室，这些教室是我三年来差不多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许多老师不停地从那里进进出出。我二年级时的一位女老师在教室门口冲我打招呼，她说：

“恩利科，今年你要到楼上去上课了。我都不能再看见你路过了！”说着，她悲伤地注视着我。

校长正被一群女人们包围着，她们很是忧虑，因为她们的儿子没有找到座位。令我惊讶的是，校长的胡子要比上一年更白一些了。我发

---

① 即以意大利作家朱塞佩·巴列迪(1719—1789)的名字命名的学校。——译者注

现,男孩们长高了,也更壮实了。一楼早已分好了班,可一年级也就是最低年级的小孩子们不想进教室去,他们像头犟驴一样地往后退着,不得不把他们强制拖进去。有的孩子从长凳上跑开了,有的孩子一看到他们的父母亲走了,就开始哭起来,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折回来安慰他们,或是把他们带走,因为老师们已经对他们不抱指望了。

我弟弟被安置在女老师德尔卡迪的班里,我则被分在帕尔博尼老师的班里,从一层上楼就到了。

十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班里就位了:我们有五十个人,其中只有十五六个人是我三年级时的同学,他们当中的德罗西总是得头等奖。

当我想到我在那儿度过了夏天的山林时,学校在我看来就显得非常小而郁闷了!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三年级老师,他总是那么好,总是冲着我微笑,而且身材又是那么矮小,仿佛我们学生当中的一员。令我伤心的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见不到他那乱蓬蓬的红头发了。我们现在的老师是位高个子。他没留胡子,他的头发是灰白的,很长,一条笔直的皱纹斜着穿过他的前额。他嗓门儿挺大,他会盯着我们看,盯了一个又一个,就像在阅读我们的想法一样。他从不微笑。我对自己说:“这是我开学的第一天。还有九个月要过。多么繁重的功课,多么频繁的月考,多么烦人哪!”下课后,我很想看到妈妈,跑向她,亲吻她的手!她对我说:

“要有勇气,恩利科!我们会一起学习的。”我心满意足地回到家。可我再也见不到我的老师了,见不到他那亲切、愉快的微笑,学校对我来说不像以前那么美好了。

## 我们的老师

星期二,十八日

从今天早上起,我也喜欢上我的新老师了。当我们走进时,他已经就座了。他去年教过的一些学生时不时地从门口探出头来向他致意,他们甚至走进来,并同他打招呼:

“早上好,老师阁下!”“早上好,帕尔博尼先生!”

有些学生走进来,摸摸他的手,又离开了。很明显,他们喜欢他,很乐意再回到他的班里。他回答道:“早上好!”随即握住了伸向他的手,但他不看任何人。每一次致意时,他的微笑都是严肃的,他眉毛上方的那道皱纹深深的,他的脸转向窗户,注视着对面房子的屋顶。他没有因为这些问候而感到愉快,反而像是在勉强忍受。然后,他严谨地看着我

们,看了一个又一个。当他让我们听写时,他走下讲台,在一排排长凳间踱步。当他注意到有个长了小粉刺的男孩满脸涨得通红时,他停止了口授,双手捧起那家伙的脸,审视着它。然后,他问男孩有什么不舒服的,还把他的手放在男孩的额头上,摸摸额头热不热。这时候,他身后的一个男孩从长凳上站起身来,开始玩牵线木偶。老师突然间转过身,男孩踉跄着坐下,一动不动,头低垂着,担心会受到惩罚。老师把一只手放到他头上,对他说:

“别再这样做了。”仅此而已。

然后,他回到他的讲桌旁,念完了听写。当他讲完课后,他安静地朝着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用他那大而友善的嗓音,非常、非常缓慢地说道:

“听着。我们要在一起度过一年时间。我想,我们能把这一年过得很好。要学习,还要好好的。我没有家人,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去年我还有母亲,可她去世了。我成了一个人。我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亲人,可我有你们。除了你们,我不钟爱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别的念头:你们必须成为我的儿子。我希望你们好,你们也必须喜欢我。我不希望迫不得已去惩罚谁。要向我表明,你们是用心的孩子:我们的学校会成为一个家庭,你们将会是我的安慰和我的骄傲。我不要求你们对我承诺什么。我相信,你们早就在心里回答了‘好的’,我谢谢你们。”

就在这时候,校工走进来,宣布放学了。我们大家尽量安静地离开了座位。那个刚才从凳子上站起来过的男孩走到老师那儿,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

“原谅我,老师。”

老师亲吻了他的额头,说道:“去吧,我的儿子。”

## 意外事件

星期五,二十一日

这一学年是从一次意外事故开始的。今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我正在向父亲复述老师说的话,这时候,我们注意到街上满是人,人们朝校舍的大门拥挤过去。突然,我父亲说:

“出事了!今年的开头真糟糕!”

我们费了点劲才穿过人群。大厅里挤满了父母和孩子们,老师们没能把孩子们安置到教室里,所有人都转而前往校长室,我们听到有人在说:“可怜的孩子!可怜的罗贝蒂!”

越过人们的头顶,在校长室的尽头,我们可以看到一名警察的头盔,还有校长的秃头。然后,一位戴大礼帽的绅士走了进来,大家都说:“医生来了。”我父亲问一位老师:“出什么事了?”“车轮碾了孩子的脚。”老师回答道。“他的脚被碾碎了。”另一位老师说。罗贝蒂是三年级的一个男孩,在上学路上穿过多拉格罗萨大街时,他看到一年级的一个小孩子从母亲身边跑开了,跌倒在大街正当中,距离一辆正向他冲过来的公共马车只有几步之遥。罗贝蒂大胆地快速跑过去,抓起男孩,把他放到安全的地方。然而,由于罗贝蒂没有以足够快的速度缩回他自己的脚,公共马车的车轮轧过了它。罗贝蒂是一位炮兵上尉的儿子。

当有人告诉我们这件事的时候,一个女人像是疯了一般地从人群中挤入大厅:她就是罗贝蒂的母亲,人们一直在找她。另一个女人疾步冲向她,一下子用胳膊抱住她的脖子,一边哭泣着:她是那个获救的小孩的母亲。两个人冲进校长室,随即,一声绝望的哭喊传了出来:“我的朱里奥哟!我的孩子!”

这时候,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前,又过了一小会儿,校长怀里抱着罗贝蒂出现了。罗贝蒂的头倚在校长的肩膀上,面色苍白,双眼紧闭。每一个人都静静地站着,只听得见母亲的哭泣声。校长停顿了一下,脸色十分苍白,随后把怀里的男孩往上抬了抬,好让人们看见他。这时候,男老师、女老师、父母亲们、男孩子们都在异口同声地低声说着:“太棒了,罗贝蒂!好啊,可怜的孩子!”他们向他抛送着飞吻,离他近的女老师和男孩们吻着他的手和胳膊。他睁开了眼睛说道:“我的书包!”他救下的那个小男孩的母亲把书包拿给他看,并流着眼泪说道:“我会帮你背着它,我亲爱的小天使。我会帮你背着它的。”与此同时,她扶住了罗贝蒂的母亲,母亲正用双手蒙着脸。他们走了出去,把小伙子舒服地放到马车上,马车缓缓地走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安静地走进了学校。

## 卡拉布里亚男孩

星期六,二十二日

昨天下午,老师正在告诉我们有关可怜的罗贝蒂的消息,说他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这时候,校长带着一位新同学走了进来。这是一个有着褐色面孔的家伙,黑头发,大大的黑眼睛,浓密的眉毛聚拢在额头上。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腰上扎一条黑色的摩洛哥皮带。校长对着老师耳语了几句,随后离开了。男孩用他那大大的黑眼睛扫视着我们,仿佛害怕似的。老师拉着他的手,对全班说:

“你们应该高兴。今天有一位生在卡拉布里亚<sup>①</sup>的勒佐的小意大利人进入了我们的学校。那地方离这儿有五百多英里。要爱护你们这位远道而来的兄弟。他出生在一片光荣的土地上,那片土地赋予了意大利许多杰出的人物,现在又向她供应着刚强的劳动者和勇敢的士兵。那是我们国家最美丽的土地之一,那里有茂密的森林,有巍峨的山脉,栖息着充满才华和勇气的人们。好好对待他,这样他就不会感到自己远离了他出生的那座城市。要让他看到,一个意大利男孩无论驻足于任何一所意大利学校,都会在那儿找到兄弟。”这样说着的时候,老师站起身来,用手指向墙上的意大利地图上卡拉布里亚的勒佐市所在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叫道:

“埃尔内斯托·德罗西!”——就是那个总得头等奖的男孩。德罗西站了起来。

“到这儿来。”老师说。德罗西离开他的凳子,迈步来到讲桌旁,面对着那个卡拉布里亚男孩。

“作为班里的第一名,”老师对德罗西说,“对这位新同学表示欢迎吧,以整个学校的名义——让皮埃蒙特<sup>②</sup>的孩子拥抱卡拉布里亚的孩子吧。”

德罗西拥抱了卡拉布里亚男孩,用他那清晰的嗓音说:“欢迎!”卡拉布里亚男孩激动地亲吻了德罗西的脸颊。大家鼓掌。“安静!”老师喊道,“我们在学校里不要拍手!”不过,他显然心情不错。卡拉布里亚男孩也很开心。老师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还把他带到长凳上。然后,老师又说:

“要牢牢记住我对你们说的话。为了让这样的情况出现,即让一个卡拉布里亚男孩在都灵<sup>③</sup>就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让一个来自都灵的男孩在卡拉布里亚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的国家奋斗了五十年,三万意大利人牺牲了。你们大家必须相互尊重,彼此相爱。但是,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人因为这位同学不是出生在我们省而冒犯了他,那么,冒犯的人在走过三色旗<sup>④</sup>时,将再也不配从地上抬起他的眼睛。”

还没等卡拉布里亚男孩坐到他的座位上,他的邻座同学就为他提供了钢笔和一张画图。坐在最后一排长凳上的另一个男孩送给他一张瑞士邮票。

① 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行政区。——译者注

② 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行政区。——译者注

③ 都灵是皮埃蒙特行政区的一座城市,也是本书故事的发生地。——译者注

④ 意大利国旗,由红、白、绿三色构成。——译者注

## 我的同学们

星期二,二十五日

那个送邮票给卡拉布里亚男孩的男孩是我最喜欢的同学之一。他的名字叫加罗纳,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男孩,大约有十四岁了。他的头挺大,有一副宽肩膀。他很善良,他一笑别人就能看出这一点来。不过,看起来他总是在像个男人那样地思考问题。我已经认识了好几个同学。另一个我所喜爱的同学名叫科列蒂,他穿一条巧克力色的裤子,戴一顶猫皮帽,总是很快活。他是一位木柴商人的儿子。父亲在一八六六年战争期间当过兵,在温伯尔托亲王的骑兵连效力,据人说他得过三枚勋章。还有小个子纳利,一个可怜的驼背孩子,身体虚弱,有一张瘦瘦的脸。有一位同学穿得非常好,总是穿质地精良的佛罗伦萨长毛绒,他的名字叫沃提尼。我前面的凳子上坐的是一个叫穆拉托里诺(意为“小泥瓦匠”)的男孩,因为他的父亲是位泥瓦匠。他的脸圆得像苹果一样,鼻子像个圆球。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会扮兔脸。大家经常让他扮兔脸,然后就哈哈大笑。他戴一顶小小的破帽子,他常把帽子卷起来,像手帕一样放进口袋里。“小泥瓦匠”旁边坐着加罗菲,一个高高瘦瘦的笨家伙,长着鹰钩鼻子尖尖嘴,眼睛小得很,总是跟人换购小钢笔、画像和火柴盒什么的,他会把上课的内容写在他的指甲上,以便偷偷地看。还有一位小绅士,卡尔罗·诺比斯,这人看上去十分傲慢。他坐在我喜欢的两个男孩之间——其中一个是铁匠的儿子,裹着一件长及膝头的夹克,脸色苍白,像是生了病,总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从来没有大笑过;另一个长着一头红发,有一只胳膊萎缩了,脖子上总是耷拉着一条吊带,好把胳膊吊起来。他父亲去了美国,他母亲靠沿街卖菜为生。还有一个古怪的家伙——我的左邻斯达尔迪,矮墩墩的,没有脖子——,这是个态度粗暴的家伙,不跟任何人讲话,而且看来也不怎么懂事儿,但能眼睛一眨不眨地持续注视着老师。他的额上起着一条条的皱纹,他的牙齿坚固。老师讲课时,要是有人问他什么事儿,第一次和第二次他不会回答,到了第三次,他会踢人一脚。坐在他边上的是一个名叫弗朗蒂的男孩,长着一张醒目的、阴险的脸,是从另一个行政区被驱逐出来的。此外,还有衣着简直一模一样的兄弟二人,两人长得相像到毫厘不差,都戴着卡拉布里亚样式的帽子,帽上插一根羽毛。不过,比其他所有人都更英俊的、最有才华的,当然今年也将成为

头等生的,就属德罗西了。老师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总是提问他。我喜欢波列科西,他是铁匠的儿子,穿着件长夹克,显得体弱多病。据说他父亲总打他,他胆子挺小,每次要跟什么人讲话,或是碰到什么人时,他都会说“请原谅”,并用他那双友善的、忧伤的眼睛凝视着别人。不过,个头最高、品行最好的还是加罗纳。

## 慷慨大度的事迹

星期三,二十六日

就是在今天早上,加罗纳让我们了解到他是个怎样的人。我今天进学校稍稍迟了会儿,因为我在二年级时的女老师拦住我,问我什么时间她能在我家里找到我。我走进班里的时候,老师还没到,三四个男孩正在捉弄可怜的科罗西,就是那个红头发、废了条胳膊、母亲卖菜的同学。他们用直尺戳他,用栗子壳打他的脸,模仿他把胳膊挂在吊带上,想方设法让他显得像个跛子和怪物。而他,独自坐在长凳的一头,面色惨白,用哀求的眼神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求他们能让他安静。但那些人比先前更为变本加厉地嘲弄他,他开始发抖,愤怒地涨红了脸。突然,弗朗蒂,那个一脸坏相的男孩,跳过长凳,装作双臂各自夹着一只篮子,他是在模仿科罗西的母亲。母亲以前会在门口等她的儿子,不过现在她生病了。许多人开始大笑。接下来,科罗西失去了理智,抓起一只墨水瓶,用尽全力朝弗朗蒂的脑袋扔了过去。但弗朗蒂躲过了,墨水瓶击中了这时正走进来的老师,在老师胸口上打个正着。

大家冲向自己的座位,心惊胆战地安静下来。

脸色苍白的老师走向他的讲桌,声音严厉地说道:

“是谁干的?”

没有人应声。

老师抬高了声音,又说了一遍:“是谁干的?”

然后,加罗纳,因为同情可怜的科罗西而受到触动,突然间站起来,毅然决然地说:“是我。”

老师看着他,也看着茫然失措的学生们,然后用平和的声音说道:“不是你。”

过了一会儿,老师又说:“犯错的人不会受到处罚。站起来!”

科罗西站起来,哭着说:“他们打我,侮辱我,我昏了头,扔了——”

“坐下,”老师说,“那些欺负他的人站起来。”



站起了四个人，个个耷拉着脑袋。

“你们，”老师说，“侮辱了一位没有招惹你们的同伴。你们嘲弄了一个不幸的孩子，你们袭击了一个无力自卫的弱者。你们干下了一桩人类可以用来进行自我玷污的最为低级的、最为可耻的事情。胆小鬼！”

说完这些话，他走到凳子中间，把手放到加罗纳的下巴底下，让低头站在那儿的加罗纳抬起头来，他直视着加罗纳的眼睛说道：“你是一个高尚的人。”

趁此便利，加罗纳对着老师的耳朵低声说了些什么。老师转向那四个肇事者，出人意料地说：“我宽恕你们。”

## 我的二年级女老师

星期四,二十七日

我的女老师遵守了诺言。今天,正当我跟母亲要出门去送一些亚麻布给《伽泽达日报》报道的一个可怜女人的那个当口,她来了。距离她上次来我们家有一年了。我们全家都很欢迎她。她还是以前的样子——小巧玲珑,无边女帽上罩着一块绿色的面纱,穿着简朴,头发凌乱,因为她没时间打理她自己。然而,她脸色比去年差了些,不停地咳嗽着,还添了些白头发。我母亲对她说:

“您的身体怎么样,我亲爱的老师?您对您自己关心得可不够!”

“不碍事的。”女老师回答说,她面带微笑,又喜又忧。

“您讲课太用力了,”我母亲又说,“您在男孩们身上投注的精力太多了。”

真的是这样,总是能听到她的声音。我记得我在她班里上学的情形。她时刻都在说呀说呀,好让男孩们不转移注意力。她一刻都没有坐下来过。我十分确定她会来的,因为她从未忘记她的学生们。她好多年里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在月考的那些日子里,她跑去询问校长他们的得分情况。她在大门口等着他们,让他们把作文拿给她看,以便了解他们取得了哪些进步。许多学生现在都上中学了,穿长裤戴手表了,还是会前来看望她。

今天,她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从美术馆回来。无论去哪里,她都会带着孩子们,就像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每个星期四她都领着他们大家去参观博物馆,向他们讲解各种各样的事物。可怜的女老师变得比以前还要瘦,可她始终轻盈活泼,一谈起学校就活力四射。她想看一眼我在两年前病得厉害时躺过的那张床,那床现在归我弟弟睡。她盯着床看了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不得不很快离去了,还要去探望她班里的一个男孩,一位鞍匠的儿子,正患着麻疹。而且,她还有一包作业要改,这可是整整一晚上的工作量。傍晚之前,她还得上一个店铺老板娘单独上一节算术课。

“那么,恩利科,”要走的时候,她对我说,“现在你会做很难的算术题,能写长长的作文了,你还会为你的女老师感到骄傲吗?”她亲亲我,在楼梯底部又一次喊道:“你不会忘了我的,你知道的,恩利科!”

噢,我亲爱的老师,永不,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即便是我长大成人了,我还会记得你,会到你的孩子们当中寻找你。每一次,当我路过学

校,听到有女老师的声音传来时,我都会想,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都会忆起我在你班里度过的那两年,那时候,我学会了那么多的东西,那么频繁地看到你拖着病体疲惫不堪,可你始终热情,始终宽容,因学生笨拙地使用钢笔而失望,因主考官问我们问题而焦虑,因我们取得了一份好成绩而欣喜。永不,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的老师!

## 在阁楼里

星期五,二十八日

昨天晚上,我跟母亲和姐姐西尔维娅一起,把亚麻布送到了报纸报道的那位可怜女人那儿。我扛着那捆东西,西尔维娅拿着那张写有姓名起始字母和地址的纸。我们上到了一幢高楼的最顶层,穿过了一条有许多门的长长过道,我母亲敲了敲最后那扇门。门被一位纤瘦、白皙的女人打开了。女人仍然年轻。令我顿时感到震惊的是,我以前曾经多次见过她,头上也是戴着一模一样的蓝色方巾。

“你就是报纸所说的那个人吗?”我母亲问道。

“是的,太太,我是。”

“那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点儿亚麻布。”

女人开始感谢我们,祝福我们,难以尽言。这时候,我注意到,在空荡荡、黑糊糊的房间的一角,有个男孩正跪在一把椅子前,背对着我们,看上去在写着什么。他真的是在写,纸放在椅子上,墨水瓶放在地板上。黑暗之中他怎么能写呢?当我这样自问时,我突然认出了科罗西的红头发和劣质夹克。科罗西,卖菜小贩的儿子,有只胳膊废了的那个男孩。我轻声把这情况告诉了我母亲,这时候,女人正在安置我们带来的东西。

“别出声,”我母亲回答说,“看到你送救济品给他母亲,他也许会感到羞愧的。别跟他说话。”

然而,就在这一刻,科罗西转过身来了。我变得局促不安起来。他笑了。随即,我母亲推了我一把,于是我冲他跑过去,拥抱了他。我这样做了以后,他站起来,拉住了我的手。

“我就住这儿,”与此同时,他母亲对我母亲说道,“独自跟这男孩在一起,我丈夫这七年一直在美国,而且我还有病,这样我就再不能兜售蔬菜去挣点小钱了。我们甚至没剩下一张桌子,好让我可怜的路易吉诺<sup>①</sup>在上面做功课。以前门口有一把凳子,他至少还可以在凳子上

① 即科罗西的名字。——译者注